



欧叶妮·葛朗台

**EUGENIE
GRANDET**

[法] 巴尔扎克 著



远方出版社



欧叶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著 周宗武译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弋 胡丽娟

封面设计：毛得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品 / 吴笛主编，一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9

ISBN 7—80595—504—2

I. 世… II. 吴… III. 中篇小说-世界-选集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022 号

吴笛 主编
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品
欧叶妮·葛朗台
周宗武 译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山东蓬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6.25 字数：125 千 插页：2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595—504—2 / I·212 本册定价：10.00 元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village scen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several large, leafless trees with intricate branch structures. In the background, a church with a prominent bell tower is visible, surrounded by other buildings and more trees. The style is somewhat sketchy and artistic, with a focus on light and shadow.

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品

吴笛 主编

前言

朱黎航

1799年6月，巴尔扎克诞生在法国都兰地区。这是一个伟大而奇特的人物。伴随着他的成长，是法国历史上另一位伟大而奇特的人物拿破仑由崛起至盛而衰的整个过程。拿破仑——这位世界征服者的形象深深地烙在了巴尔扎克的心灵深处，成为青年巴尔扎克的全部理想承载。他幻想着能像拿破仑那样叱咤风云，拥有世界。然而拿破仑的最终覆灭使他能清醒地寻求另一条获取世界须统治权的道路。

1819年，年轻的巴尔扎克放弃了收入稳定的律师工作，立志写作，他要通过文创作征服整个世界。在他的书房里，放着一座拿破仑的小雕像，雕像底部贴着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彼以剑锋所未竟之业，我将以笔锋竟其业。”^①经过十多年的艰难探索，巴尔扎克终于找到

^① 司蒂芬·茨威格：《巴尔扎克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

1833年9月,巴尔扎克自信地宣告:“我要在欧罗巴的文化生活里取到统治权而不受挫折!再有两年的工作和忍耐——然后我就要跨过那些要捆绑我的手,阻止我前进的人的头地!”^①这个月,正是巴尔扎克标明在《欧叶妮·葛朗台》文末的小说初稿完成的时间。他在给韩斯迦夫人的信中提到,《欧叶妮·葛朗台》“完全不同于我以前所写的东西,这是我最出色的画幅之一。我很满意。”

②

《欧叶妮·葛朗台》给巴尔扎克带来了自信,因为在这段时期的创作生活中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从现实中寻找创作材料,用一种简洁浓缩的原则塑造出一些典型,由此来涵盖大千世界中的行行色色的人,描绘出现实生活的每一个侧面。巴尔扎克早已萌发于心的在作品中构造社会巨厦的想法逐渐成熟,九年后方才得以定名的《人间喜剧》开始有了绰绰约约的轮廓,尽管这座巨厦的详细图纸还须巴尔扎克近十年的时间仔细斟酌。但巴尔扎克在《欧叶妮·葛朗台》完成的第二年便为这座隐约的巨厦定下了大致的轮廓。1834年10月26日,他在给韩斯迦夫人的信中谈到他的巨厦将由“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部分构成。整个工程由螺旋线形的

① 司蒂芬·茨威格:《巴尔扎克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

② 李清安:《巴尔扎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方式往上建立。三部分中以“风俗研究”最为重要，份量也最足。这部分为巨厦的基石，它要反映一切社会现实，“要描写每一种生活的情景，每一种姿仪，每一种男性或女性的性格，每一种生活的方式，每一种职业，每一种社会的地位，每一个

法兰西的省份，童年，青年和老年，政治，法律和战争——没有疏漏任何一项。”^①在1842年《人间喜剧》的出版前言中，巴尔扎克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欧叶妮·葛朗台》被列入“外省生活场景”之中。

巴尔扎克在前言中指出，“外省生活场景”表现的是充满激情、盘算、利欲及野心的岁月。^②作为“外省生活场景”的代表作，《欧叶妮·葛朗台》是如何表现这一切的呢？小说中登场的是《人间喜剧》中的哪几类典型呢？

首先让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欧叶妮·葛朗台》的大致内容。在详细描绘了外省小城索木尔的街道、房屋、世俗风情和葛朗台的身世、个性之后，故事在欧叶妮小姐生日这一天拉开序幕。所有人物都在这日晚上——亮相。克律肖家族和格拉森家族照例要为与富裕的老葛朗台结亲而较量一番。而欧叶妮小姐的芳心却被这日晚上到来的一位不速之客——堂弟查理深深吸引。查理由于父

① 司蒂芬·茨威格：《巴尔扎克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② 《人间喜剧·前言》，引自《巴尔扎克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亲的破产变得一无所有，单纯天真的少女却全身心地爱上了这位标准的巴黎浪荡公子。为了帮助查理去印度闯荡，欧叶妮以全部私蓄相赠。女儿的慷慨之举对吝啬的老父是一个深重的打击，父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葛朗台太太在这场惊吓之中一病不起，欧叶妮在孤寂的漫长等待中先后送走了母亲、父亲，最终等回的却是查理负心的消息。欧叶妮迫于世俗压力嫁给了德·蓬丰所长，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蓬丰太太后便成了寡妇。于是故事又回到了小说开头的场景，又有人包围在这个富裕的寡妇周围，希翼与她的财富联姻。尽管小说以《欧叶妮·葛朗台》为名；尽管欧叶妮是一个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尽管小说以欧叶妮的故事为基本情节线索；但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却是葛朗台。巴尔扎克的用心并不在于一个“痴情女子负心汉”的老套的爱情故事。他的目的是塑造典型人物，刻画出外省生活的一个侧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葛朗台与巴尔扎克本人有着颇为类似的精神症结。奥地利传记文学大师茨威格认为拿破仑的榜样使巴尔扎克有着追逐整个世界、贪求整体的狂热野心。反映在创作上，是雄心勃勃地缔造他的社会巨厦，声称要做法国历史的书记官。他的主人公往往是和他一样的强大的渴求者，醉心于追求整体而非部分。“这些人可以将全部的神经系于一个生命的幻想，不管这幻想是什么，不管是爱、是艺术、是吝啬、是牺牲还是勇敢、懒惰、政治和友谊。虽然它完全系于随便的某个象

征，但其投入是完全彻底的。”^①巴尔扎克本人正是这样一个偏执狂，而他热衷于塑造的也常常是一个个偏执狂的形象。葛朗台就是一个将其所有激情投系于金钱之上的偏执狂，因此他会见到金子两眼放光，会像恶虎扑食一般去抢欧叶妮替查理保管的镶金梳妆匣。这种偏执的情感将他身上其余种种情感，包括夫妻之情和父女亲情压榨得滴毫不剩，最后突现于他身上的便只有“吝啬”二字。巴尔扎克把葛朗台的吝啬可谓是到画得精细入微、淋漓尽致。比如当葛朗台听说女儿的金子没有了，就两腿一挺，直站起来，仿佛一匹马听见身旁有大炮在轰。当他得知夫人死后要对女儿报告财产的数目，还要登记起来拍卖时，就觉得简直是要他的命了。葛朗台与一般的守财奴不同的是，他既善于守财又善于发财。他总能神机妙算、不动声色地赚足钱，象老虎、巨蟒一般地把大堆金银吞进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索木尔人几乎没有谁未曾尝过他利爪的厉害，人们对他又敬又畏，甚至把他的一言一行作为衡量是非标准的行为规划。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叹道：“这难道不是被一张唯一的脸表达出的金钱的威力和人们信赖的现代上帝吗？”

金钱在巴尔扎克眼中，既是魔鬼又是上帝。现实生活中的巴尔扎克也是一位金钱的狂热角逐者。为了拥有财富，他朝思暮想着能要到一位富有的寡妇。尽管他日夜勤奋工作，却终生在沉重的债务下喘息，对于金钱爱恨交加的真切体验或许谁也比不上巴尔扎克本人。于是

① 斯蒂芬·茨威格：《三大师》，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在他笔下，作为金钱化身的葛朗台显得既令人畏惧又令人崇拜，好似一位现代金钱社会的说话者高高在上。甚至在他死后，他的影响依然不绝，他的田庄、农场还是依照他的方式在经营，他的女儿还是过着从前的日子，使得人们几乎意想不到他已逝去。

葛朗台家中的其余三位女性——葛朗台太太、欧叶妮与女仆娜依——恰恰与葛朗台相反。她们的头脑中并无多少金钱的概念，“她们仅通过平淡的观念看待世上的一切，对金钱既不赏识也不蔑视。”葛朗台太太与欧叶妮是巴尔扎克极力赞美的人物。葛朗台太太终生都战战兢兢地在丈夫的阴影下过日子，对自己的富裕一无所知，终日 and 女儿女工一样地在客厅的窗台下缝缝补补。巴尔扎克将她塑造成一个笼罩着宗教圣洁光环的慈母形象。可她的软弱使她无力保护女儿，过早辞世，留下欧叶妮孤单单地在人间受罪。临终前她对女儿说：“孩子，天堂里才有幸福，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她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似乎早已深谙人间的苦难，心也已早早归属天国。

作为吝啬的守财奴和圣洁的基督徒的女儿，欧叶妮更多地承袭了母亲的遗传。这是一位从未品尝过人生欢乐的女子。查理走后，她日夜沉浸在爱情的回忆之中。我们仿佛可以看见这个寂寞的少女坐在胡桃树下长满青苔的凳上出神，偶尔将视线投向围墙上方一角的天空。这儿曾是她与堂弟并肩而坐海誓山盟的地方，可是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她的爱情，宛若一朵纯洁的雏菊，未等全部盛开便慢慢凋谢，虽不曾光采照人，却始终散发着一种圣洁幽远的芬芳。葛朗台的强大影响使她在父亲

死后仍不知不觉地沿袭着以往的一切陈规陋习。她像父亲当年那样精明地经营产业，过着依旧简朴促狭的日子。若不是常有一些慈善义举作明证，似乎真的与老葛朗台别无二致了。这是一颗纯洁善良全然不知世俗享乐的灵魂。“她生活在尘世，又远离尘世，她生来本应成为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儿女，又无家庭。”

女仆娜依是《欧叶妮·葛朗台》中塑造得又一个成功的典型。她有着与欧叶妮母女一样单纯善良的品性，却又带有浓重的愚昧色彩。这主要体现在她对主人愚忠之上。葛朗台的一句“可怜的娜依”便会彻底打进她的心扉，使她感激涕零。她的结局在三位女性中似乎是最圆满的了。靠着一生辛勤劳动换来的积蓄，她在59岁时做了新娘，成为科高尔努瓦利埃太太。也许这会令她更深地体会到积蓄金钱的好处，体会到葛朗台的“伟大”。做了高尔努瓦利埃太太后的娜依显然比原来更适应于这个金钱社会，比较而言，三位女性中最具葛朗台气质的还是她。

葛朗台的吝啬、欧叶妮母女的圣洁、娜依的愚忠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完美的展现，成为人类艺术画廊之中不朽的人物。当我们掩卷遐思，一幅画卷在脑海中日渐清晰：在远离巴黎的索木尔城中有一座破败的老屋，昏暗的客厅中欧叶妮母女正在缝补衣衫，一个丑陋的女仆坐在炉灶边绩麻……这便是百万富翁葛朗台的家，这便是葛朗台权威笼罩下的索木尔小城。

在外省的一些城市里，有些房屋的外表给人一种阴郁感，仿佛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和最凄惨的遗址。或许在这些房屋里同时还有修道院的寂静、旷野的枯燥无味与遗址的死亡气息。屋里的生活节奏是那么平静，若不是突然瞧见一个听到陌生人的脚步从窗口探出的一张面孔似僧侣纹丝不动、目光惨淡而冰冷的人的话，异乡人会以为这里无人居住。这种凄凉的成分笼罩着一所位于索木尔的一条凹凸不平的街道——它一直通向城市高处的城堡——尽头的住宅。这条现在很少有人过往的街道，夏季炎热，冬季寒冷，有些地方还很阴暗，但却有惹人注目的地方：总是那么清洁，干燥的石子路清脆的响声，狭窄弯曲的街面以及住宅的幽静。这些房屋座落在城墙脚下，属老城的一部分。房屋已有三百年了，尽管是木制结构但依然坚固牢靠，形式各异的外表别具一格，使索木尔的这个地段引起了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极大兴趣。若从这些房屋前走过，人们很难不欣赏它那两端雕着奇形怪状头像的粗大的木梁，这些木梁以漆黑的浮雕形加盖在大部分房屋的底层。有些地方横梁上复盖着石板，在摇摇欲坠的墙壁上

勾画出蓝色的轮廓，房顶由木柱支撑，因年久失修，木梁下弯，因日晒雨淋而腐烂的盖板已经蜷曲。还有些地方，磨损的窗面已经变黑，精巧的雕刻变得模糊不清，看上去太轻薄已承受不了可怜的女工放在上面的石竹或玫瑰的棕色花盆的重量。再远些，是嵌有巨钉的大门，我们的祖先才华横溢，上面刻下了难以辨认的文字，其含义永远是个谜。时而，一位新教徒署名表示自己的信仰，时而一位天主教徒在上面诅咒亨利四世，也有某个布尔乔亚刻上钟形徽号以显示他过去曾在此当过地方长官的荣耀。法兰西的全部历史跃然其中。在这座工匠抹了灰的墙壁上大显其技的危房旁矗立着一座绅士的宅院，在半圆形的门框上还可看见 1789 年以来使国家动荡不已的历次革命毁坏的贵族徽章的遗迹。在这条街上，经商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对中世纪的遗风颇有癖好者会在这里发现我们的先辈留下的朴实无华的缝纫工场，这些既无门面，橱窗，又无玻璃隔板的低矮店堂又深又暗，里外毫无装璜。厚实的大门分上下两截，粗糙地包着铁皮，上半截往里开启，装有弹簧门铃的下半截总是不断地打开关上。空气和阳光通过大门的上方或拱门与木板同窗台高的矮墙之间的缝隙中进入潮湿的岩洞式房屋，墙上嵌有坚固的百叶板，白天卸去，晚上放下，再用带螺栓的铁条固定起来。这面墙是用来摆设商品的，那里没有半点招摇撞骗之术。按照买卖的性质，陈列的商品有：满满两三桶盐和鳕鱼，几捆帆布和绳索，吊在楼板小梁上的黄铜索，沿墙挂着的箍圈以及摆在货架上的几块呢料。请进吧？一位衣着整洁、风姿绰约、头戴围巾、两臂通红的年轻姑娘放下手中的活计

唤来父亲或母亲，按您的意愿，或冷淡、或殷勤、或傲慢——这由店主的性格而定——做成两个苏^①或两万法郎的买卖。您也会看到一位做木桶生意的商人坐在门口，一边绕着大姆指一边同邻居聊天，表面上他只有一些劣质的酒瓶架或两三捆板条，但码头上的工场可为昂热的箍桶匠提供充足的货源。他知道，如果收成好，他能卖掉多少木桶板估计误差也就是一块板上下。艳阳天能使他致富，阴雨天能使他破产。仅一个上午，酒桶价从十一法郎可跌至六里弗尔^②。这地方，像都兰地区一样，商业的行情受天气变化的制约。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员都盼望阳光。他们晚上睡觉时生怕第二天听说夜里结了冰。他们怕雨、怕风、怕干旱，按他们的意愿，时而要雨水，时而要天暖，时而要乌云，在天公与凡人的利益之间，决斗是没完没了的。晴雨表令人们的面孔变化无常，时而忧愁，时而快活，时而高兴。从索木尔这条古老大街的这头到那头，“金子般的艳阳天”这几个字对每一家都意味着一个可观的数字。这样，每个人都会对邻居说：“天上掉金路易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适时的阳光和雨水会给他带来多少收益。在美好季节的星期六中午，您不会在这些诚实的生意人那里买到一个苏的东西。他们都有各自的葡萄园，小园圃，所以要去乡下住两天。在那里，购进，卖出，赢利，一切都事先预计妥了，生意人还可以利用大半天时间娱乐，观察、评论、互探隐情。

① 一法郎等于二十个苏。——译者注

② 法国古币名。——译者注

某个家庭主妇在邻居们在没有询问她丈夫山鹑是否要煮得恰到好处的前提下是不会买的。一个年轻姑娘把头伸出窗外就必然会被游手好闲者瞧见。因此，人们的良心在光天化日下暴露无遗，就像这些难以捉摸，阴暗寂静的屋子，无半点秘密可言。人们几乎天天都在户外过日子：每对夫妇坐在门口，吃中饭，用晚餐，吵架拌嘴。他们对街上的行人都要评头论足一番，无一幸免。从前也一样，当一个陌生人来到这外省的小城镇时到处都受到嘲弄。那些有趣的故事、昂热人“想像力丰富”的雅号都由此而来。说些市井笑话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老城的古老宅院座落在街的高处，从前这里住过乡绅。这所充满凄凉的住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百年尘世间具有简朴习俗的人事令人肃然起敬的遗物，而这种法兰西的风俗已日渐消失殆尽。在曲里拐弯地走完了这条风景如画的街道之后（这里的细微末节都会唤起回忆，总的印象令人陷入某种不由自主的幻想），您就会发现一个阴暗的凹陷处，葛朗台先生府邸的大门就藏在它的中央。不了解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无法弄明白“府邸”这种外省称谓的涵义。

葛朗台先生在索木尔是位有名望的人，那些没有在外省生活过的人对其中的因果无法了解。1789年，葛朗台先生——有些人称他为葛朗台老头，不过就样称呼他的老年人已明显减少——是一位生活相当富裕的箍桶匠，既识字，又能写会算。当法兰西共和国在索木尔拍卖教会产业时，当年四十岁的箍桶匠刚刚娶了一位有钱的木板商的千金。葛朗台带着现款和陪嫁，带着二千金路易去了区政

府，把从岳父那里搞到的四百路易送给监督拍卖国有财产的一位凶恶的共和党人，从而以便宜的价格合法地——即使不算正当地——购得了该区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成田。由于索木尔的居民们革命精神欠佳，所以葛朗台老头被视为有胆识有爱国心的共和党人，一个有新思想的人，而实际上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的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木尔区行政委员，于是他温和的影响渗入了该区的政界和商界。政治方面，他包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贵族，竭力阻挠拍卖流亡者的家产。商业方面，他为共和军提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换来的是原属某个女子修道院质量上乘的牧场，这本是最后一批要拍卖的产业。在执政府时期，葛朗台老头当了区长，办事认真，而他的葡萄园收成更好。在帝国时期，他成了葛朗台先生。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他派了一个贵族兼地主的人——后来被封为帝国的男爵——将葛朗台取而代之，因为他被视为戴过“红帽子”的革命党人。葛朗台失去了行政官员的荣耀，但丝毫不感到惋惜。为该城的利益他曾让人修了几条直通他家田产的优质公路。他的房地产在丈量时占了大便宜，而且交税不多。他的不同的园圃分了等级之后，由于坚持不懈的细心经营，葡萄园成了当地最拔尖的，这个带技术性的词是说明这种葡萄园可以酿出上等好酒。他本可以为此获得荣誉团十字勋章。免职一事发生在 1806 年，葛朗台先生当时 57 岁，妻子 36 岁，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生女儿才 10 岁。或许是天公看他丢了官想安慰他，这一年他连续从岳母德·拉·古迪尼埃夫人，接着从夫人的外公德·拉·贝尔特里埃先生，最后从外婆让蒂耶夫人那里